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第三集)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第三集

湖北地方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武汉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編輯出版，力求全面介紹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編和演出的剧目資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統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調；有属于花鼓系統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調、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外移来的高台曲、灯戏等。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們为了及时传播这些可貴的戏曲遺產，决定陸續搜集、陸續編选和陸續出版。

“丛刊”所收剧本，主要的是原本。我們在內容上一般未作大的改动。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們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則；并視必要，邀請对該剧有素养的演員加以校訂。对于經過演出的獲有定評的整理本或改編本，也将选择收入。

我們願意积极地編輯出版这部“丛刊”；但是力量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戏曲界的同志和讀者同志予以指正、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

目 录

毛国贞打铁	湖北省汉剧团录本 金克奇校订	(1)
楊家将	湖北省汉剧团录本	(17)
清风亭	魏平原述录	(85)
焦贊过山	宋寿山述录 徐正奎校订	(113)
张松献图	孙月樵述录 魏平原校订	(141)
借赵云	高海山述录	(157)
凤鳴关	陈可韻述录 高海山校订	(173)
天水关	魏平原述录	(183)
罵王朗	沙市汉剧团录本 魏平原校订	(201)
打城隍	陈全山藏本 金克奇校订	(209)
何叶保写状	金克奇述录	(219)
张大亮做媒	湖北省汉剧团录本	(237)

毛国貞打鉄

湖北省漢劇團錄本

金克奇校訂

剧情：“毛国貞打鉄”又叫“楊戩打刀”。故事是：鉄匠毛国貞开一个鉄鋪，朋友們送他一块“招牌”：“毛国貞打鉄件件皆通。”一天，二郎神楊戩要打一把三尖两面七星八卦九扣連环刀，毛国貞夫妇不知道如何打法，为了顧全“招牌”，想了种种办法，以难楊戩：先要不易找到的煤山金炭，后要牛魔大王的金角。哪知楊戩一一办到，毛国貞夫妇仍不能打，又要限期一百年。楊戩大怒，硬要三天打成。后来毛国貞得炉头祖师的帮助，才将刀打成交与楊戩。

人 物：毛国貞(丑)、毛 妻(貼)、楊 戩(小生)、妖 怪(夫)、牛魔王(杂)、童 子(貼)、假拐李(丑)、鉄 匠(丑)。

〔毛国貞上。〕

毛国貞：(念)天下是我屋，月亮当蜡烛。枕的是胳膊，盖的是肋骨。

我乃毛国貞。打鉄为生。今日天气晴和，待我把招牌挂了出去：“毛国貞打鉄件件皆通。”(下)

〔楊戩上。〕

楊 戩：(唱二黄搖板)

仙山領了师父命，下山打刀救母亲。

貧道、楊戩。領了师父之命，下山打刀救母。就此走走。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来此已是鉄匠鋪。(看介)“毛国貞打鉄件件皆通”。有老板无有？

〔毛国貞上。〕

毛国貞：招牌一挂出去，就有生意来了，是誰？

楊 戩：是我。

毛国貞：原来是一位相公，請进！

楊 戩：有进。这厢有礼。

毛国貞：請坐！

楊 戩：老板貴姓？

毛国貞：姓毛。

楊 戩：原来是毛老板，失敬了！

毛国貞：好說。相公！你到我小鋪，打点什么东西？

楊 戩：請老板打把刀。

毛国貞：你乃是讀書之人，打把裁紙刀？

楊 戩：不是。

毛国貞：修脚刀？

楊 戩：不是。

毛国貞：这不是，那不是，你要打把什么刀？

楊 戩：打一把三尖两面七星八卦九扣連环刀。

毛国貞：相公請坐。（背介）糟糕，这样的刀，我不但沒有打过，連說都沒有听見說過。这怎么办呢？（想介）哦，是了，我的丈人老子做了一輩子鉄匠，看我的老婆她听見說過沒有。老婆走来！

〔毛妻上。〕

毛 妻：嫁汉随汉，抽爐添炭。当家的何事？

毛国貞：老婆不能知道！来了一位相公，要打一把刀。

毛 妻：什么刀？

毛国貞：你猜猜看。

毛 妻：（望介）讀書之人，打裁紙刀？

毛国貞：不是的。

毛 妻：修脚刀？

毛国貞：不是的。

毛 妻：他要打的刀，这不是，那也不是，到底打什么刀？

毛国貞：他說的是什麼三、兩、七、八、九的一把刀。这样的刀，不但我打不倒，連說都沒有听說過。

毛 妻：你就給他打一把哪！

毛国貞：哎哟！我要是打得倒，那还要你来干什么呢！因为是打不倒，才叫你出来想一个办法，把我們的招牌、臉面救到。

毛 妻：你要我給你打个主意？（想介）哦，是了。你去对他說，我們家里沒有炭。

毛国貞：我們爐子下面那些炭，怎么說沒得炭呢？

毛 妻：你就說那些炭只能打乡下农器家具，你这把刀乃是一把

宝刀，要煤山洞里的金炭，方可成功。

毛国贞：你瞎說！煤山洞里出妖怪，那他怎么办得到？

毛 妻：呆子！原要他办不到，他的刀也打不成，我們的招牌、脸面才都顧住了。

毛国贞：对、对、对，你这个办法真好。退下！

〔毛妻下。〕

毛国贞：相公請坐！相公的刀，我包打，可是我沒有炭。

楊 戩：你那爐子底下不是炭么？

毛国贞：那个炭是打农器家具的，你这乃是一把宝刀，要煤山洞里的金炭，方可成功。

楊 戩：有了金炭，你可包打？

毛国贞：有了金炭，我当然包打。

楊 戩：那我去盜，

毛国贞：么吵！

楊 戩：我去盜呀！（唱二黄搖板）

叫声毛老板且寬心，金炭之事我担承。（下）

毛国贞：相公！煤山洞里有妖怪，你去不得的。你……（自語介）
你要去，尽你去，妖怪把你吃了，与我又何干呢！（下）

〔妖怪上。〕

妖 怪：（唱二黄搖板）

洞中領了师父命，看守金炭要小心。

〔楊戩上。〕

楊 戩：（唱二黄原板）

将身且把煤山进，得見小妖面前呈。

妖 怪：胆大楊戩！到此做什么？

楊 戩：前来借你金炭，打刀救母。

妖 怪：要炭不难，你若胜得过我，我情願送炭下山；你若胜不过我，休想活命。

楊 戩：一派胡言，受我一战。（杀过場，怪敗）願生願死？

妖 怪：情願送炭。

楊 戩：随我来！（圓場）回山去吧！

〔妖怪下。〕

楊 戩：毛老板在家么？

〔毛国貞上。〕

毛国貞：是哪个？

楊 戩：是我。

毛国貞：相公来了！請进。

楊 戩：有进。

毛国貞：請坐。

楊 戩：有座。

毛国貞：相公！煤山洞里的金炭你該盜不来吧？

楊 戩：金炭我已办到了。

毛国貞：么吵，金炭你都盜得来了！在哪里？

楊 戩：已在門外。

毛国貞：待我去看看。

楊 戩：你去看。

毛国貞：（出門背介）炭哪、炭哪！你这一来，就要我的好看。

楊 戩：毛老板！你在說些什么？

毛国貞：哎！我是說好炭哪、好炭哪。

楊 戩：毛老板！金炭我已办到，你可包打？

毛国貞：当然包打。相公！你坐一时。老婆、老婆！快点来！

〔毛妻上。〕

毛 妻：当家的何事？

毛国貞：那位相公把煤山洞里的金炭都盜得来了。

毛 妻：盜来了，你就給他打一把。

毛国貞：哎！我要是打得倒，还叫你做什么呢！把你叫出来，是要你再給我打个主意。

毛 妻：又要我打主意？

毛国貞：是的。

毛 妻：（想介）哎，来哟！我告訴你：你去对那位相公說，就說我家里沒有鉄了。

毛国貞：我們架子上面現成的鉄，你怎么說沒得鉄呢？

毛 妻：那个鉄只能打乡里农器家具，他这乃是一把宝刀，要牛魔大王头上的一对金角，方可打刀。

毛国貞：胡說！牛魔大王是个神仙，他怎么办得到呢？

毛 妻：原要他办不到，我們的招牌、脸面岂不都顧住了么！

毛国貞：哎哟！你真是我的个好老婆。但願得你来生来世还是給我做老婆。

毛 妻：噯，什么話！（下）

楊 戩：毛老板！

毛国貞：請坐、請坐！相公！刀呢，我是包打的；只是我家里沒有鉄了。

楊 戩：你那架子上面不是有許多鉄么？

毛国貞：那个鉄只能打农器家具，你这乃是一把宝刀，这个鉄打不得。

楊 戩：要什么鉄方可打得？

毛国貞：要牛魔大王头上的一对金角，方能打得此刀。

楊 戩：有了金角呢？

毛国貞：那我包打。

楊 戩：角，我去盜。

毛国貞：相公！那里是去不得的。

楊 戩：毛老板！（唱二黄原板）

毛老板請在店中等，盜取金角走一程。（下）

毛国貞：相公！牛魔大王乃是神仙，他的金角你怎么盜得到。

嘿，你要去，讓你去。你縱然是把金角盜得来了，我还是三个字：打不到。（下）

【楊戩上。】

楊 戩：（唱二黃原板）

站在荒郊搖身變。（下）

〔假拐李上。〕

假拐李：（唱二黃原板）

一霎時變就拐李仙。

我乃楊戩。打刀救母，不能成功，是我變做拐李的模樣，帶來美酒，將牛魔王勸醉，也好盜取他的金角。前去走走。

（圓場）來此已是。洞門有人么？

〔童子上。〕

童 子：迎接拐李仙。

假拐李：站過！稟你師父：就說拐李仙要見。

童 子：是。有請師父！

〔牛魔王上。〕

牛魔王：（唱二黃原板）

正在洞中修真養性，徒兒請師所為何情？

童 子：拐李大仙求見。

牛魔王：有請！

童 子：有請。

假拐李：仙兄在哪里？

牛魔王：仙兄。

假拐李：仙兄。

牛魔王：請進。

假拐李：有進。請來這廂稽首。

牛魔王：還禮。請坐！

假拐李：有座！

牛魔王：仙兄到此何事？

假拐李：今乃王母壽誕之期，特帶來壽酒與仙兄同飲。

牛魔王：有勞仙兄！童兒！擺宴伺候。

假拐李：仙兄請！

牛魔王：請。

假拐李：（唱二黃原板）

王母娘娘壽筵開，特命貧道送酒來。

福地洞天神仙界，同飲壽酒樂開懷。

牛魔王：（唱二黃原板）

王母娘娘壽筵開，有勞大仙送酒來。

往日飲酒酒不醉，今日飲酒酒噙心。（醉介）

假拐李：仙兄請酒。稍待！牛魔王已曾酒醉，我不免趁此機會，

將他的金角盜走了吧！（唱二黃原板）

忙將金角來取下，見了國貞說恨芽。（下）

童子：師父醒來。

牛魔王：（唱二黃原板）

一陣暈來一陣醒，

啊！（唱）

不見大仙何方存。

童兒！拐李大仙今向何往？

童子：在師父頭上摸了一把，出洞而去。

牛魔王：待為師屈指算來。喂嘿呀！原來是楊戩打刀救母。念他

是一孝子，助他成功。（唱二黃原板）

童兒與師把洞門掩，去到後洞苦煉丹。（同下）

〔楊戩上。〕

楊戩：毛老板開門！

〔毛國貞上。〕

毛國貞：（唱二黃原板）

耳听門外叫開門，吓得我連飽肚子發胃氣疼。

相公你來了，進不進來？

楊戩：自然要進來。

毛國貞：請進。相公！牛魔大王的金角該沒有盜來吧？

楊戩：這就是的，你且看來！

毛国貞：角呀、角呀！你这一来，我就不得脱。

楊 戩：毛老板！你在說些什么？

毛国貞：我說的是角呀、角呀，你这一来，我就打得着。

楊 戩：这刀你該要包打了吧？

毛国貞：当然包打。你坐一下。老婆快来，老婆快来！

【毛妻上。】

毛 妻：当家的何事？

毛国貞：你打的好主意！都不是主意。

毛 妻：怎样不是主意？

毛国貞：你要牛魔大王头上的金角，他又盗得来了。

毛 妻：盗来了，你就給他打一把。

毛国貞：哎！我因为打不到，才要你打主意呀！

毛 妻：打不到？（想介）噯！我問你：你与他講过价錢沒有？

毛国貞：我打不到嘛，哪个跟他講价！

毛 妻：你去說，要一百两銀子。

毛国貞：（冷笑介）咳！打一把刀，向別人要一百两銀子，那說得出口。

毛 妻：我告訴你：要一百两銀子，他也不得出，刀也就打不成，岂不是招牌、脸面都救住了嗎！

毛国貞：对，对，好主意，待我去說。

【毛妻下。】

楊 戩：毛老板！刀你要包打啊！

毛国貞：当然包打，可是要講个价錢。

楊 戩：請問老板：要多少錢？

毛国貞：那么——

楊 戩：要多少？

毛国貞：那要得一百两銀子。

楊 戩：我就給你一百两銀子。

毛国貞：啊！你請坐。老婆！快来快来！

〔毛妻上。〕

毛 妻：叫魂，叫气！

毛国貞：不是的，你要一百两銀子，人家就給了一百两銀子。

毛 妻：么吵！他把了一百两銀子？（想介）来！你跟他訂过日期沒有？

毛国貞：沒有訂日期。

毛 妻：我告訴你，你去对相公說：要限一百年。

毛国貞：一百年，那他不死了。

毛 妻：他死了，我們也死了，叫鬼来拿刀。

毛国貞：对，对，你下去！

〔毛妻下。〕

毛国貞：打这么多主意，只怕这个主意好些。相公！刀呢，我总包打，必須要限个日期。

楊 戩：限多少日期？

毛国貞：那，那，要一百年。

楊 戩：呀呀呸！胆大毛国貞！你先要金炭，我就与你金炭；又要金角，我就給你金角；要一百两銀子，就給你一百两銀子。現先交五十两，限你三天，有刀便罢；倘若无有刀交，哼哼，管叫你死在我手！（下）

毛国貞：相公！你轉来，我与你商量，少限点日期，八十年。相公！你轉来，五十年。相公！我实对你說，我打不到呀！哎，这怎么办呢？世上百事百行，哪一行不要我学，为什么单单要学打鉄。要是学打銅，那就好了呀！（唱二黃原板）

百事百行是正业，为何把我学打鉄。

这怎么說是学錯手艺呢？常言說得有：行行手艺出状元。这不能說学錯了手艺。这怪哪个呢？哦，怪我的爹娘生我下来，什么名字都能取，为什么把我叫作毛国貞；要叫毛国假，那岂不好了！（唱二黃原板）

我心中只把爹娘恨，不該与儿錯取名。

（想介）这怎么怪我的爹娘呢？爹娘生了个儿子，多喜欢，把名字取得响亮些，叫起来多么好听呢！这不能怪我的爹娘。这怪哪一个呢？（出門看介）“毛国貞打鉄件件皆通”，哎，这只能怪我的一些好朋友，送我这块招牌！为什么你们要写“毛国貞打鉄件件皆通”呢！你要是写个一窍不通，那就好了啊！（唱二黄原板）

背地里只把朋友怪，不该送我这块招牌。

（想介）这怎么怪得那些好朋友呢？他们送我这块招牌，把招牌写得响亮些，好招揽生意。这怪不上朋友。（进门想介）这这这，哦，有了。我不免叫我的老婆捆起行李，夫妻二人逃走了罢！（唱二黄原板）

叫老婆你与我行李来捆，海角天涯去逃生。

哎呀！走不得。我想这位相公，不是精，便是怪。我问他要金炭，他就盗来金炭；我要牛魔大王头上的金角，他又能盗来金角。连妖怪、神仙都怕他，我怎么跑得脱呢！三日之后，他前来拿刀，见我夫妻逃走，必定驾云追赶，一把抓住我的顶搭毛，你往哪里好逃！（唱二黄原板）

向前来抓住了顶搭毛，

毛国貞我的儿我的孙你往哪里逃！

走不得，走不得！（想介）说是祖师爷、祖师爷！既有这么一把刀，留名就该留形，也好流传于后世。弟子若是打不到这把刀，菩萨，你这个豆腐架子也坐不稳了！（唱二黄原板）

走进前来连声问，为什么菩萨也不灵？

（呵欠介）倒楣，真是苦闷愁肠瞌睡多！待我把门关了起来睡觉，任他门外叫，给他不开门。（睡介）

〔鉄匠上。〕

鉄匠：（唱二黄摇板）

弟子连声将我问，问得吾神冷汗淋。

我乃爐头祖师，只因毛国貞打刀不成，愁眉苦脸埋怨吾神，

是我变一铁匠，前去助他一臂之力。行行去去，来此已是。

毛老板开门！

毛国贞：是哪个？

铁匠：我是相公，来拿刀的。

毛国贞：哎呀，相公呀！这两天我人不好，连爐子都没有升，哪里还能打刀！

铁匠：你打开，我是个同行的。

毛国贞：怎么！是个同行的？请站一下，待我来开门。（开门介）

同行的、同行的！外面没有人呀！哦！是我急糊涂了，心里想到来个同行的。（进门见铁匠）咳！你从哪里进来的？

铁匠：哑哑哑。

毛国贞：原来是个哑叭。

铁匠：你是个哑叭。

毛国贞：下来、下来。

铁匠：请来见个礼。

毛国贞：请坐、请坐。

铁匠：请问毛老板贵姓？

毛国贞：毛老板就姓毛。

铁匠：毛老板就姓毛，这厢失敬了。

毛国贞：请坐。请问同行的贵姓？

铁匠：我姓陆。

毛国贞：原来是陆师傅，失敬了。

铁匠：好说、好说。

毛国贞：坐坐。陆师傅！你在外面是掌钳，还是帮锤？

铁匠：钳也掌，锤也帮，我件件皆通。

毛国贞：请坐。（背介）我“通”得不能下地，又来了个“件件皆通”的。嗯！兴他比我通得深些，也未可知。

铁匠：毛老板请坐。

毛国贞：坐坐。同行的，我想请你帮忙打一把刀。

鐵匠：打一把么刀呀？

毛国貞：乃是一位相公要打的，你猜得一猜。

鐵匠：相公打的，裁紙刀？

毛国貞：不是。

鐵匠：修脚刀？

毛国貞：不是。

鐵匠：不是，是一把什么刀呢？

毛国貞：不但打，說都得半天說，叫这个什么三呀！

鐵匠：是不是三尖两面七星八卦九扣連环刀。

毛国貞：对对。你打得到吧？

鐵匠：这把刀，我常打。

毛国貞：哪个！你常打？

鐵匠：常打。

毛国貞：那么，就請你帮忙打一把。

鐵匠：刀我包打，我們要講个价錢。

毛国貞：当然。人熟礼不熟，你要多少錢呢？

鐵匠：要一百两銀子。

毛国貞：（想介）你坐一下。（背介）我还說一百两銀子要不出口，他帮忙都要一百两。待我去叫他讓几个。

鐵匠：坐。

毛国貞：同行的，我們都是同行同道，你少要点。

鐵匠：一百二十两。

毛国貞：我要你讓点。

鐵匠：一百四十两。

毛国貞：我說要你少几个。

鐵匠：一百六十两。

毛国貞：好好，不要讓了。再要讓，慢点就是一百八十两了。这个人真是个巧人，我叫他讓几个，他还要得多些。嗯！未必他是个犖性？待我來說添他几个，看他如何！同行的，你太